

试论世界反美主义 现象及其走向

● 赵可金

前言：反美时代的来临？

近年来，美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引起了广泛关注。2002年，美国民意调查机构佩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对44个国家38000人的调查发现：美国国际形象受损。^①该中心在2003年春天美国对伊拉克战争打响后对20个国家16000人

^① The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What the World Thinks in 2002, Washington D. C. ;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2002, [http://people-press.org/reports/print.php3? ReportID=165](http://people-press.org/reports/print.php3?ReportID=165), 13February 2003.

所做的另一项调查发现：美国国际形象更是江河日下。^①而4年前，美国的国际形象还比较不错。当时，美国国务院一项调查表明，78%的德国人对美国的政策持赞许态度；到2002年，支持率下降为61%；2003年春则为45%。在法国也出现类似的下滑，2000年有62%的法国人赞成美国政策，而到2003年则降为43%。欧盟民调处调查发现：许多欧洲人将美国与伊朗等同，视之为危险世界的国家。特别是在英国这个美国最可信赖的欧洲同盟国，美国也被视为最具有威胁性的国家，甚至比伊朗和朝鲜更邪恶。2003年欧洲战前上百万人的大游行是最好的例证，连CNN的评论员也不无担忧地称，欧洲“仇美一代”正在形成。^②

因伊拉克战争，世界各国害怕和厌恶美国对外政策的情绪又明显加强了，特别是在穆斯林世界，随着美国反恐战争的深入，中东反美主义情绪日趋上升。2003年10月，白宫“公共外交”专家委员会发表的报告惊呼，阿拉伯世界中的“反美敌意已经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③美国人经过反思发现，憎恨美国的“不仅仅是伊斯兰人和阿拉伯人，甚至包括欧洲、拉美、东亚以及自己的盟国”，“美国的自大、自私、伪善、自我沉迷与轻蔑其他国家的形象深深种植在全世界人心里”，“美国

① The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America's Image Further Erodes, Europeans Want Weaker Ties, Europeans Want Weaker Ties But Post-War Iraq Will Be Better Off, Most Say* (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 18 March 2003)

② See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report, *Views of a Changing World: June 2003*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2003), p. 19.

③ “白宫与穆斯林世界间的鸿沟”，<http://www.flylan.com/world/105.htm>.

的形象问题不仅是地区性的，也是全球性的。”^①

面对国际上对美国的怨恨情绪，不少美国媒体称之为反美主义，认为美国已经步入了反美主义的时代。^②不少学者从软力量、美国社会和流行文化、美国政府的政策等多个角度考察所谓的反美主义，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③尤其是小布什第二任期以来，也越来越重视其他国家民众对美国的印象，特别是加强了与欧洲和世界各国关系的修复，尽量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

对此，人们不禁要问，反美时代真的到来了吗？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人们提及的所谓反美主义？怎样把握其实质、形成机理及其未来的走向？学术界依然争论纷纭，莫衷一是。为此，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分析，并就教于方家。

何谓反美主义？

“反美”是个含义非常宽泛的词语，常常被用来描绘和诽谤对美国持批评态度的观点。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反美主义”

① Peter G. Peterson,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War on Terrorism*, *Foreign Policy*, Vol. 81,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2. p. 77.

② Kurt Kuehn, *Managing the Brand in an Age of Anti-Americanism*, Executive Speech, February/March, 2005, pp. 28—33.

③ Josef S. Nye, Jr., “America Must Regain Its Soft Power”, IHT, May 19, 2004, p. 8, 如果需要了解更多关于反美主义的材料和观点可以参阅约瑟夫·奈刚刚出版的新著。(美)约瑟夫·奈著：《软实力：世界政坛的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没有一个可以被普遍接受的定义，在使用上极其随意且缺乏学理的谨严，不少学者将批评美国的政策、排斥美国的价值观和文化、对美国非理性的感情抨击笼统地称为反美主义，使得反美主义成为一种随意界定的大杂烩，只要批评美国的言论和行为就称之为反美主义。比如莫埃塞斯·奈姆（Moisés Naim）梳理了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化和心理五种类型的“反美主义”，基本上涵盖了其他国家对美国政策的批评、对美国历史表现的质疑、对美国文化的偏见甚至对美国的心理嫉妒等情绪，十分广泛。^①另一位著名美国政治学者詹姆斯·西瑟（James W. Ceaser）也采取了类似的办法，概括出了反美主义五个广泛的含义，认为反美主义是一个堕落的神话，一个激进分子的神话，一种认为美国毫无良心的主张，一种认为美国是坐吃山空分子的观念，一个美国是技术高压国家的观念。^②显然，尽管奈姆和西瑟的界定有助于拓展反美主义的研究空间，但如此广泛的界定，非常不利于认识反美主义现象的本质。

从词源上来说，“反美的”、“非美的”和“去美的”是存在不同的。戴维·埃利伍德（Ellwood）认为，在美国，人们习惯上往往把来自外部其他地区对美国的敌视称之为反美的（anti-American），而把来自内部的敌视称之为非美的（un-A-

① Moisés Naim, *Anti-Americanism*, *Foreign Policy*, Jan./Feb. 2002, pp. 103—104.

② James W. Ceaser, “A Genealogy of Anti-Americanism.” *Public Interest*, Summer, 2003.

merican)。^①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反美的暗含着对特定美国人的思想及其行为的厌恶、反感和仇恨，并希望能够根除之，是一种有明确针对目标的反美情绪，比如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反霸权主义等。“非美的”则往往强调不合乎美国风俗习惯、传统、标准、原则、特色等，对特定的对象并不排斥，而仅仅是表示不愿苟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批评或者与美国模式和原则存在政治分歧并不能被看作是反美主义，而仅仅是一种非美主义，是对美国的某些思想和行为表示不同意见。诚如一些学者所言：“肤浅地将真正的政治差异归结为反美主义是终止辩论的策略而不是试图要理解彼此的差异。”^②

可见，不能随意将批评美国的声音看作是反美主义，“反美主义”应该被局限在描述针对美国的具体批评主张或指控的一个相对狭窄的范围。这也是30年前阿诺德·贝奇曼在《反美神话：原因及后果》中采用的方法，在贝奇曼看来，只能以命题为基础的定义方式界定反美主义，一个主张被贴上反美的标签只能根据主张的内容，而不考虑谁说的或为什么这样说，比如美国是杀人恶魔、美国已经腐化透顶了等等。^③ 贝奇曼的界定得到了学术界的多数认同。对“反美主义”研究最多的保

^① David W. Ellwood (1999), *Anti-Americanism in Western Europe: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ologna Center,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Occasional Paper n. 3, p. 3.

^② Ziauddin Sardar and Merryl Wyn Davies, *Why do People Hate America*, Cambridge: Icon Books, 2002, p. 55.

^③ Quoted from Paul Trout, *Defining Anti-Americanism*, The Montana Professor 14. 2, Spring 2004 <http://mtprof.msun.edu/spr2004/trart.html>

罗·荷兰德在其《反美主义：1965—1990年间国内外的评论》中采取了类似的界定方式，用反美主义来“表示某种心态，某种厌恶、反感的态度，或者一种极度的仇恨，这种仇恨根深蒂固，体现在与美国社会或美国外交政策的实质或因素根本不相关的事情上。”“反美主义”表现在“对现行社会制度，批评一切的倾向”。^①简而言之，“反美主义指一种负面的禀性，一种不同程度上没有事实根据的偏见。”^②如果从把握反美主义本质的角度来考察，另一位美国学者戴维·博其尔所做的工作便显得有成效得多，在他看来，所谓反美主义的核心本质是一项美国人的复杂运动，应该从美国自身来理解反美主义。^③博其尔的过人之处在于看到了反美主义的国内根源，意识到反美主义的存在基础在于美国自身的行为。

结合词源解释和学者们的意见，我们认为，对于反美主义，应该从直接对美国特定的思想及其行为所作出颠覆性反应的角度界定，而不应当泛泛地谈论对美国的批评与指责。对于美国思想与行为的不同意见不应当看作是反美主义，反美主义仅仅指一种在思想上对特定美国模式的拒斥、在感情上对特定美国价值的抵制、在行动上对美国利益及其行为的袭击。具体来说，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① Paul Hollander, *Anti-Americanism, Critiques at Home and Abroad, 1965-199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viii, 4.

^② Paul Hollander, *Anti-Americanism, Critiques at Home and Abroad, 1965-199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4.

^③ David. Burchell "Paradox of Anti-Americanism." *The Australian* Oct 22 (2003): 17.

一是针对美国本土和海外设施的恐怖主义行动。诸如“9·11”事件之类直接以美国本土目标或者美国驻扎在海外的相关设施为对象的恐怖主义行动，都是反美主义的直接体现。“9·11”事件之后，布什总统认为反恐战争是一场“文明”对“野蛮”的战争，是“光明”与“黑暗”两条路线、两种命运的决战。^①显然，布什的看法在政治定位上对恐怖袭击定位过高，从根本上来说，恐怖主义对美国的袭击只不过是反美主义的一种直接体现，并非针对整个现代文明的“反文明主义”。对于恐怖主义不能从其政治后果来理解，只能从其政治意图来理解。显然，以美国本土目标或者海外设施为目标的恐怖主义行动和其他打击行动都可以称之为反美主义行动。

二是抵制和鞭撻美国产品、文化、价值观的行动。反美主义与美国主义（Americanism）或者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密切联系在一起。^②美国例外主义认为美国在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与旧大陆的腐败社会是决然不同的，美国知名社会学者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列举“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有五个方面：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粹主义和放任经济，并强调这些价值构成美国的“例外主义”。^③具体来说，包括在妇女权利、性宽容、吸毒、持有枪

① 都人：“反恐战争与文明冲突”，新加坡《联合早报》，2002年6月5日。

② 美国的“例外主义”一词是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出的，它的意义是比较性的，为什么美国革命成功，法国革命失败，为什么民主在美国成功，在别的地方不成功或根本不存在。参阅（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③ 参阅（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著：《一致与冲突》，张华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械、死刑、干扰性的销售术、快餐、容忍经济不平等、种族主义和较高的监禁比率等方面的社会事实都被许多学者称之为美国主义的直接表现。显然，对于这些所谓“美国主义”的社会现象的抵制和鞭挞，也称之为反美主义。

三是否定美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所谓的美国主义还体现在对外事务上，即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政治经济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美国新保守主义学者就主张将视财产私有制和人权为有机组成部分的民主政治看作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最终形式，看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甚至认为民主制度是经过神恩钦准的一种社会形态（如诺齐克），认为美国是西方文明自古希腊以来的正宗传人，美国价值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价值。^① 美国的此种“例外主义”引起了一些国家和民众的质疑和反对，此种否定美国政治经济制度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思想和行为也应该被看作是反美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是对美国抱有深刻的反感和敌视并视美国为威胁。美国是具体的，也是形象的，美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也是鉴别反美主义的重要标尺。著名的民意测验机构盖洛普测验对美国的国家形象在世界众多国家进行了民意测验，结果发现有 53% 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不喜欢美国，特别是在穆斯林世界，对美国的

^① William Kristol & Robert Kagan, *Toward a Neo-Reaganite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1996; Joshua Muravchik, *Exporting Democracy: Fulfilling America's Destiny*, Washington DC: The AELP Press, 1991.

敌对、反感甚至仇视正在升级。^① 2003年,土耳其、印尼、巴基斯坦和约旦等国家少于15%的公众和黎巴嫩、摩洛哥等国家少于27%的公众对美国抱有好感。^② 美国国际形象好坏的变化,是人们考察反美主义走向的重要参照物。

如果从上面四个指标衡量,欧洲对美国的批评并不完全是反美主义的崛起,仅仅是非美主义的蔓延,是一种政治价值观的分歧,拉姆斯菲尔德对新欧洲和老欧洲的判断显然是极其武断的。同时,即使在穆斯林世界,反美的具体情况也不一样。据有学者考察,在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反美主义只是一种例行公事。^③ 伊斯兰世界的反感情绪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反美主义,只是考察反美主义的一个标识。从严格反美主义的标准来看,反美主义者仅仅包括那些激进的恐怖主义分子、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政治极端主义者,而这些行为者并没有成为

① Thomas L. Friedman, "Listening to the Future?" The New York Times, May 5, 2002. 弗里德曼把穆斯林世界敌视美国的态度升级归结为许多因素:美国的反恐战争、沙龙反对阿拉法特的战争、穆斯林世界现代化的失败、穆斯林被谴责为“9·11”的罪魁祸首、国会对以色列无可置疑的支持以及在西方媒体上对以色列的纵容等。

② The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What the World Thinks in 2002, Washington D. C.;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2002, p. 54—58. <http://www.people-press.org/reports/print.php3?ReportID=165,13February2003>.

③ 阿拉伯反美主义在中东的扩展只是因为美国在1967年六日战争后公开支持以色列的缘故。战争之前的11年,由于美国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的态度,阿拉伯人都是亲美的。但从1967年以后,阿拉伯人认为美国不可理喻地开始站在以色列一边,反美情绪开始高涨。“反美主义:来自国外的观点”,逸波译,《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http://www.qianyan.org/wzxx.asp>.

当今世界的主流，故而整个世界并没有形成反美主义的高潮，这是在观察反美主义时首先需要明确的最重要判断。

反美主义探源

尽管目前反美主义并没有扩大为世界规模，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对反美主义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不能准确把握反美主义的真正症结，在外交政策和处理全球事务的理念上作出正确的反应，反美主义将如同星火燎原，最终演变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动荡和悲剧。因此，对于反美主义现象，不仅是美国，世界各国也都应该高度重视，并予以积极回应。

把握反美主义，不能仅仅考察国际恐怖主义行动及其滋生土壤，特别是不能急着把所有对美国的批评都扣上一顶“反美主义”的帽子。^①许多学者都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认为仅仅靠反恐是不能解决世界范围内的反美主义的。^②事实上，尽管不少人将反美主义更多地与阿拉伯国家甚至穆斯林世界联系起来，其实，阿拉伯的反美主义同欧洲的相比还非常年轻。反美情绪不仅应归咎于非西方的公共舆论，也应该归咎于欧洲公共舆论中的许多选民。在“9·11”事件爆发之前很久，欧洲政府就对美国的主导地位表达出了某些怨恨，特别是美国强行退出《反导条约》，不顾其他国家的反对强行上马国家导弹防御

① 转引自温宪，“反美主义的误读”，《人民日报》，2001年4月5日第7版。

② Moisés Naim, *Anti-Americanism*, *Foreign Policy*, Jan./Feb, 2002, pp. 103-104.

体系，并到处拉拢其他国家参与建设地区导弹防御体系，拒绝在气候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并在巴以冲突中明显偏袒以色列，拒绝参加《国际刑事法庭条约》，并强迫其他国家和它签订双边豁免条约等等，都引起了欧洲人的不满。^① 美国的行动在国际上变得似乎毫无约束和不可预测，美国的霸权主义成为世界各国束手无策的危险行动。对此，欧洲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就开始表达出日益强烈的不满，甚至一度将美国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中赶了出来。因此，把握世界范围内的反美主义必须从更加宽广的视角入手，考察反美主义的历史动因及其形成机理。

从历史动因的角度来看，对美国没有好感进而生发出原始的反美主义情绪可以一直追溯到美国建国之初，甚至可以说反美主义本身是欧洲人造出的一个名词。早在 18 世纪中期，许多欧洲人就对美国没有好印象，视美国为欧洲自身文化内战的象征。一些欧洲人认为美国人不过是没有文化的“暴发户”，甚至荒唐地认为新大陆的湿度过高导致了生命形态的退化。^② 特别是在法国，在自然学家布封（Buffon）、哲学家伏尔泰和历史学家雷纳尔等人的笔下，美洲大陆是一个“不幸的大陆”。它是一块死气沉沉、令人讨厌和忧伤的土地，在那块土地上，

^① S. Fabbrini, *Layers of anti-Americanism: Americanization, American unilateralism and anti-Americanism in a European perspective*, *European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 23; 2, 2004, pp. 79 - 94; D. W. Ellwood, *Anti-Americanism in Western Europe: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ologna Center,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Occasional Paper 3, 1999, p. 3.

^② James W. Ceaser, "A Genealogy of Anti-Americanism." *Public interest*, Summer, 2003.

动物是退化的、萎缩的，那里的狗不会吠叫，植物是有毒的，居住在那里的人智力迟钝，他们的肉体和精神都软弱无力。^①我们不能说法国人的看法就一定充满着偏见，因为作为一个充斥着放荡不羁的移民的美国，与具有较高文化涵养的欧洲相比，的确是一个“堕落的大陆”。

19世纪后，随着美国大工业的发展和自由民主制度的确立，腐败的镀金时代又进一步引发了欧洲人的反感。美国人乔治·赛耶曾经将1876年选举以后的半个世纪称之为“美国贿赂的黄金时代”，“美国政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腐败，所有的办公室都被收买，几乎所有的人都难保纯洁，几乎所有的原则的神圣都被践踏。”^②面对如此赤裸裸的腐败社会，包括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在内的许多文学家都认为美国充满了“吵吵闹闹的冒牌货、傻瓜和骗子”。^③在他们的影响下，自然学家、政治学家、艺术家、美学家和享乐主义者都加入到早期的反美主义队伍中来。著名作家斯汤达用轻蔑的口吻谈到美国“没有歌剧院”，一位名叫沃尔内的天主教主教则把美国说成是一个“有32种宗教，只有一种饭菜”的国家，甚至当年流亡美国的法国外交家塔列朗显然更不愿掩饰他对美国的厌恶，他说：“如果我在这儿呆上一年，我必

① (法) 罗杰著：《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吴强译，北京：新华出版社出版，2004年版。

② George Thayer, *Who Shakes the Money Tree?* N. Y., Simon & Schuster, 1973, p. 37.

③ Simon Schama, "The Unloved American," *New Yorker*, March 10, 2003, p. 34.

死无疑。”法国现代派诗歌的鼻祖大诗人波德莱尔比这些人还要激进，他认为：“这个世界的末日就是它的整个美国化。”^① 19 世纪的美国是如此腐败，以至于连美国学者都认为，工业和商业资本的代理人通过向政党捐款或者助选的方式进入政界，大大背离了代议民主的基本精神。当时，不少有识之士发现，“赚钱是贪鄙的，政治是肮脏的”。小查尔斯·弗兰西斯·亚当斯在辞去铁路公司经理这个不愉快职位的时候说，他所遇见的所有大企业家，“无论活着还是死了，我一个也不愿再见到他们；在我看来，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具有幽默感、思想或高尚的情操。”^② 显然，19 世纪的反美主义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美国自身的确存在严重的问题，面对问题重重的美国大陆，美国人在世界上无论如何也自信不起来，对于其他国家的反美主义情绪也反应迟钝。

步入 20 世纪之后，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美国遭遇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复杂的种族问题的多重困扰，以至于无论是欧洲的左派还是右派都对美国报以蔑视和淡漠交织的态度。对许多左翼人士来说，美国是资本主义剥削工人阶级的象征；右翼人士则认为美国因为种族不纯而导致了社会的退化。^③ 欧洲精英们往往批评美国缺乏深度，时常以讥

①（法）罗杰著：《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吴强译，北京：新华出版社出版，2004 年版。

②（美）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崔永禄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年版，第 205 页。

③ Reinhold Wagnleitner & Elaine Tyler May, eds., *Here, There and Everywhere: the Foreign Politics of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Hanover,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2000, p. 6.

笑美国总统的没有文化为乐，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欧洲的反美主义是一种势利眼的表现。^①至此，随着美国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一些美国人开始对欧洲的反美主义予以软性的回击。美国人的此种自信随着二战后复兴欧洲的计划而进一步膨胀，认为美国主义比欧洲更能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

然而，随着美国的日益强大，力量的不均衡随之也招致了其他地区的钦佩、羡慕和怨恨交加等复杂的情绪。早在20世纪初美国崛起为全球大国时，英国人威廉·汤姆斯·斯特德（W. T. Stead）就出版了《世界的美国化》一书，认为面对世界的美国化，必将带来其他政治力量爱恨交加的情绪。比如二战后的法国，面对马歇尔计划带来的国家复兴，许多法国人认为自己并不“不欠美国人任何东西，甚至不承认是美国人从纳粹手中解救了法国”。法国的知识分子努力为维护法国的特性、追求“世俗伊甸园”似的法国梦而战。他们对美国人的极端天性以及“盎格鲁—撒克逊”式社会关系中令人恐惧的暴虐展开了无情的批判。他们抨击美国的城市、建筑、街道、电影、技术、机器、选举、教育、宗教、慈善等等。^②在这些人看来，专制是美国生活方式的真实体现，因此，他们通常将美国与苏联和纳粹德国相类比。不过，由于冷战的高压结构限制，欧洲的反美情绪并没有得到自由的释放，而是表现得相对克制。

①（美）约瑟夫·奈著：《软力量：世界政坛的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

②（法）罗杰著：《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吴强译，北京：新华出版社出版，2004年版。

冷战结束之后，原先隐含的反美情绪失去了结构性的压制，对美国的好感急剧下降。在冷战期间，由于苏联威胁的存在，让欧洲人强忍住对美国对外战略的不满，勉强与美国并肩行动。苏联解体之后，欧洲人积压多年的情绪得以释放。根据意大利特伦特大学西格罗·法布伦尼的研究，欧洲人有两种担心：一是担心欧洲的经济和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被美国化；二是担心美国民主制度对欧洲的输出。在此种背景下，美国对伊拉克动武无疑是火上浇油，更加印证了美国的这一战略意图：单方面地在全世界贯彻美国的理念和意图。^① 佩尤研究中心在2003年6月组织的民意调查中，当问及美国究竟怎么了的时候，74%的法国被调查者、74%的德国被调查者、67%的意大利被调查者、59%的英国被调查者、59%的西班牙被调查者都认为主要是由于布什造成的，而反映主要是美国人自己造成的分别是21%的法国被调查者、22%的德国被调查者、24%的意大利被调查者、31%的英国被调查者、37%的西班牙被调查者。这应该能够说明为什么全世界在“9·11”事件后对美国产生的同情和善意很快就消失了奇怪现象。^②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渊源久远的欧洲反美情绪在冷战结束之后很快就传播到世界各地，飘荡在欧洲上空的关于美国帮助

^① Sergio Fabbrini,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European Anti-Americanism,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37, 2002, p. 1; Sergio Fabbrini, *Layers of anti-Americanism: Americanization, American unilateralism and anti-Americanism in a European perspective*, *European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 Volume 23 Number 2, 2004, p. 82.

^② John Ikenberry (2002), '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 *Foreign Affairs*, 81: 5, p. 59.

战后重建的感恩情绪以及对美国遭受恐怖主义分子残酷袭击而产生的同情很快就转变为反感和不满，不仅令美国人百思不得其解，也令众多学者倍感困惑。

当前世界反美主义的形成机理

对于美国在世界上招致批评，甚至极端的反对和袭击，美国人的解释众说纷纭。美国的民主党人认为小布什政府的政策破坏了美国的吸引力，共和党则回应说，美国之所以遭到怨恨是因为其国土广袤以及与全球化的紧密联系，不管谁上台，反美主义都会持续下去。^① 从前面对反美主义溯源的分析得出，历史上的反美主义往往与美国自身的某些特征密切相关，比如美国国内社会的无序、政治腐败以及美国的全球大国地位等等。可以断定，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反美主义上升的趋势也必定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自身的某些特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入考察世界反美主义的内在形成机理。

如果从美国自身的因素出发考察反美主义的形成机理，首先需要考察的是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所产生的世界美国化现象。有学者研究表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无所不在，不

^① 约瑟夫·奈：“全球化与反美主义”，姚安妮译，《商务周刊》，2004年11月5日。

可避免地与其他国家的社会和文化产生更多的差异和摩擦。^①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优势地位变得不可挑战,全球化与美国化混合发展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杰弗·福克斯(Faux)指出,美国式意识形态的霸权是如此彻底,以至于有可能产生的异议仅仅限于抱怨向自由放任的未来转变可能产生的成本。^② 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这是一种就其特殊性来说,整个世界向美国利益开放;就其普遍性来说,整个世界向西方资本主义开放的全球化。^③ 简而言之,全球化被广泛认为是一个投美国利益所好的过程,结果是全球化导致了美国的思想 and 行为模式被合法化为一种普遍的模式,诚如有学者称之为世界社会的“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④

在此种世界的“麦当劳化”趋势之下,美国在全球范围内

① Sergio Fabbrini, *Layers of anti-Americanism: Americanization, American unilateralism and anti-Americanism in a European perspective*, *European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 Volume 23 Number 2, p. 82; See Thomas Risse (2002), *Democratic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21st Century*, Working Paper of the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Florence.

② Jeff Faux (1997), 'The "American Model" Exposed', *The Nation*, 265; 13, p. 18.

③ In Anthony Giddens and Will Hutton (2000), 'In Conversation', in *Ibidem* (eds.), *Global Capitalism*, pp. 1 - 51. New York: The New Press, p. 41.

④ See George Ritzer (1996),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hanging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Social Life*,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Press, revised edition, or Philip H. Melling and Jon Roper (eds.) (1996), *Americaniz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ld Cultures: Melting Pot or Cultural Chernobyl*, New York: Edwin Mellen Press.

代表着一种颠覆性力量，比如大规模的生产、败坏传统、资本主义、无所不在的广告、个人力量的苍白、文化道德标准沦丧。其所到之处，无不产生潮水般的扫荡效应。美国成为一股革故鼎新的力量，涤荡一切的气势让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力阻挡。冷战后的美国，正像一头在田野里四处乱跑的大象，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可能踩坏庄稼。生活在美国身边，就像生活在大象身边一样，不管多么友好和良善，总归心存芥蒂。可见，相比此种强大的冲击波所引起的其他国家的防范心理，其他任何将反美主义归咎于反对美国特定政策的都是第二位的原因。

其次，全球化所必然伴随的美国化引起了其他国家的警惕，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发展成为反美主义。如果美国政府能够在处理全球事务的时候，恪守规则，增强行为的可预期性和确定性，自然可以阻止或者打消反美情绪上升为反美主义。不幸的是，美国并没有这么自律，而是经常我行我素，甚至采取不正确的方式处理国际事务，根本不考虑其他国家的不同意见。

冷战后世界历史的现实是，执世界牛耳的美国充当了世界警察，奉行普遍主义的政治理念，积极扩展世界美国化的视野，并且此种努力涵盖了军事、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于是，其他国家担心美国会破坏他们的生活方式就变得顺理成章了。特别是当美国的此种行为被其他国家当地的政治力量用作政治工具的时候，其对当地人民的反美情绪具有极强的煽动力，进而引发了美国与其他社会的矛盾。冷战后的10年，可以说是美国卷入地区冲突最多的10年，而且往往一意孤行，根本不照顾“其他国家的情面”，带有强烈的“单边主义”色彩。比如，强迫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人权和民主的价值观念，

并努力实践这些价值观念；阻止其他国家获得能够反抗美国传统优势的军事能力；将美国的法律强加于其他国家的国内法之上；根据其他国家的人权纪录、毒品问题、恐怖主义情况、核扩散问题、导弹技术扩散以及宗教自由等情况排定位次；对那些没有满足美国标准的国家实行制裁；在自由贸易和公开市场的旗号下谋取美国的私利；按照美国的利益改造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干预在几乎没有任何直接利益地区的事务；促进美国军事销售的同时，反对其他国家的军售行为；撵走原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并控制新的秘书长人选；实施北约东扩计划，将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纳入其中；采取军事行动反对伊拉克，并对萨达姆政权实行经济制裁；把特定的所谓“无赖国家”单列出来，把他们排出全球性机构，因为他们拒绝服从美国的意愿等等。美国俨然一副盛气凌人的“恶霸”姿态，一点也不“仁慈”。^① 特别是伊拉克战争的爆发，更加激化了矛盾。在欧洲看来，美国是一个依靠武力解决国际问题的国家，美国的此种行事风格必然合乎逻辑地应用于将来处理美欧矛盾和摩擦的行为，由此，把美国作为一个威胁就顺利成章了。

不过，即便因为美国对外事务的行事风格及其政治普遍主义的理念给其他国家和民众带来了威胁感及不满，也还仅仅被看作是潜在威胁。而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特别是美国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双重标准，则直接激发了冲突，将潜在威胁直接转变成现实的威胁。诚如《洛杉矶时报》所载《美国对反美主义因由的误读》一文所说：“反美主义的客观因由是，在

^①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1999, pp. 35-49.

外部世界看来,美国的一些政策和行动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合法利益或国际行为准则,或因这些政策和行动在国际社会中怂恿无法无天。”^① 一个最明显的案例是美国的部分政策实例激起了全世界的反对声浪,包括对以色列和中东压制型政权的支持、美国在巴尔干半岛扮演的角色、对伊拉克和古巴的禁运、美国国会别国特定行为举行“听证”的习惯(包括墨西哥这样的友好国家),以及美国不支持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和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等行为。^② 另外,无论从限制进口穷国商品,还是从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预付美国利息的使用问题看,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也是引火烧身。

由此可见,世界范围内的反美主义兴起,在客观上首先根植于伴随全球化过程而产生的美国化趋势所引起的其他国家和民众对美国的警惕心理;其次是美国的政治普遍主义理念和单边主义、依靠武力的行事风格刺激着对美国的警惕心理演变成对美国威胁的认定;最后,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和对外事务中的双重标准最终刺激了反美主义的迸发。显然,恐怖主义崛起和世界范围内反美情绪的高涨,并非针对美国模式,也非反对整个美国,更不是反对现代文明,而是针对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反对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

① 转引自温宪,“反美主义的误读”,《人民日报》,2001年4月5日第7版。

② Mushahid Hussain, 'Anti-Americanism' Has Roots in U. S. Foreign Policy Published on Friday, October 19, 2001 in the Inter Press Service

霸权主义行为。^① 因此，与其说是反美主义的崛起，不如说是反霸主义的崛起。

反美主义的走向

既然反美主义在本质上是反霸主义，那么，只要美国不放弃其霸权主义的政策，世界范围内的反美主义趋势就不会停止。反恐不能消除反美主义，一些美国学者已经意识到，战胜反美主义这个目标应当被视为不仅是打击恐怖主义，而是创造一个更加稳定的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如果美国在反恐的过程中不能摆脱霸权主义的束缚，反恐的逐步深入反而恰恰是导致反美主义高涨的一个重要根源。

问题是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美国不可能置之不理，只要发动反恐战争，就必然暴露美国对外事务中浓厚的霸权主义色彩。因为只要美国组织反恐战争，就必然强迫其他国家按照美国的要求予以配合，而且必然对一些弱小国家挥舞大棒，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会给人们留下霸权主义的印象。显然，对于美国来说，在反恐与反美之间存在着一个选择的困局，其中的

^① 法国国民议会议员皮埃尔·勒罗西 (Pierre Lellouche) 认为，欧洲人的反美情绪实质上是反布什主义。布什代表后现代欧洲痛恨的一切：宗教信仰，民族主义（甚至爱国主义），对军事手段（而不是国际法）的倚重，单边主义（而不是集体决策）。反布什主义几乎成了当今欧洲大部分首都的宗教。Pierre Lellouche, "Europe Cannot Blame It All on Bush", IHT, June 7, 2004, p. 12.

^② Moisés Naim, Anti-Americanism, Foreign Policy, Jan./Feb, 2002, pp. 103-104.

关键点就是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从美国方面来看，由于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在反对恐怖主义方面存在“反恐共识”，美国上下对自己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原则高度自信，对其他国家和社会包括欧洲心存不屑，故而在可预见的未来，很难摆脱我行我素的做事风格，也无法做到放弃谋求全球霸权的战略意图，更遑论推倒其长期以来形成的普遍主义政治理论。尤其是“9·11”恐怖袭击令全美上下充斥着恐怖主义的阴霾，接连不断的国际恐怖主义事件加深着美国人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反恐任务的长期存在为美国政府谋求世界霸权提供了合法的依据，故反美主义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高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同时，即便是美国放弃了反恐和谋霸的战略，由于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美国也不可能避免随之而来的美国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警惕、顾虑和威胁的认定。特别是由于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相互矛盾、相反运动的双重力量发展并行不悖的过程：一种是分裂、冲突与无序；另一种是统一、合作和有序。^①著名社会思想家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从文化的深层结构观察到了这一趋势：在20世纪后期，我们是一个巨大的两重性过程的目击者和参与者，这个过程包含了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和普遍主义的特殊化

^① James N. Rosenau, *Along the Domestic-foreign Frontier: Exploring Governance in A Turbulent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99. 事实上，早在1983年罗斯诺就提出了这一概念。参见：James N. Rosenau, “Fragmegrative Challenges to National Security,” in Terry Heyns (ed.), *Understanding U. S. Strategy: A Reader*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1983), pp. 65-82.

两者的互相渗透。^① 为此，罗伯森提出了一个全球地方化的概念（glocalization），以此表明全球化过程中相互矛盾的力量并行不悖的现象。地方受着全球的影响，但地方也登上了全球舞台，这就是罗伯森所说的“在全球中的地方、在地方中的全球”。^② 依据罗伯森和埃德等学者的解释，全球化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令人关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全球化所造成的地方多元化，强调“地方根源”及“本土认同”对抗“西方印象和价值观”的全球化现象，强调“地方分权”及“区域治理”对抗国际组织或跨国规模的统治权能集中现象，强调“社区主义”对抗全球化带来的更抽象的疏离感。^③ 可见，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面对的不仅是其他国家的抵制，而且会面对更多带有特殊主义价值理念的地方社会行为体的强有力抵制，美国的普遍主义政治理念和众多地方和社会行为体的特殊主义的政治理念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因此，只要美国不放弃普遍主义的政治理念，就无法改变美国代表的文明形态与其他文明成分之间存在的矛盾和摩擦，而且这一矛盾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而越来越尖锐。只要这一系列客观的矛盾结构存在，就很难消除反美主义滋生的土壤。对此，美国至多只能缓解世界范围的反美主义，不可能根本上消除反美主义。

^① （美）罗兰·罗伯森著：《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

^② Roland. Robertson, *Glokalisierung: Homogenität und Heterogenität in Raum und Zeit*, S. 192-220 in Ulrich Beck (Beck): *Perspektiven der Weltgesellschaft*, Frankfurt/M. 1998

^③ 李永展：“全球化大趋势下的地方永续经营”，<http://www.e-info.org.tw/reviewer/yjlee/2002/yj02031901.htm>。

显然，这是全球化时代对美国处理全球事务提出的一个崭新的巨大挑战，能否适应这一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美国未来的大国地位。其实，反美主义的存在，对美国和整个世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正像美国宪政精神所指出的那样，权力集中于一个机构或一个人的手中必然会导致暴虐的倾向，是由于人本性恶决定的，人不是“天使”，有了权力就会滥用，这种“野心”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受到控制，也不应该用武力来加以消除，只能依靠“野心”和“野心”的对抗来使“祸患”受到遏制。麦迪逊对此种政治哲学深信不疑，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遏制”和“平衡”的概念，这种概念构成了美国政府结构的基础。^①反美主义的存在，在客观上形成了对美国超级大国力量的软性制约，对于防止强权的滥用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从长远来看，反美主义的未来走向，关键取决于美国如何实现在政治理念和外交精神上的新供给，能够在全球政治事务中建立一种和谐的秩序。不过，就目前而言，这还仅仅是一种乌托邦。

结 论

反美主义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现象，值得高度重视。通过梳理反美主义的内涵以及考察其本质，我们认为，目前的世界并没有步入所谓的反美主义时代。通过考察反美主义的演进

^①（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4页。

历史，我们发现：所谓的反美主义有着很深的渊源，与美国主义的成长紧密相连，所谓的反美主义在本质上不过是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并非反对美国所代表的现代文明，并且此种反美主义与全球化的客观历史趋势、美国的普遍主义政治理念以及霸权主义的外交混合在一起，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

对于美国来说，在反恐与反美之间存在着一个选择的困局，其中的关键点就是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因此，化解反美主义的关键在于美国，只要美国不改变其普遍主义的政治理念和霸权作风，那么以特殊主义的政治理念和民主主义的社会作风为基础的反美主义在未来就将长期存在，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走势。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美国能否适应时势要求，在政治理念上供给新的逻辑和外交精神显然是化解反美主义的关键所在。

作者简介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义桅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刘永涛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牛海彬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吴心伯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吴苑思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张家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赵可金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信 强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夏立平*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倪世雄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